失落的革命先聲：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啟示
IRPGF 對天安門事件二十八週年的回應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京學生自發悼念剛去世的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展開了二十世紀規模最龐大的一場群眾自發抗爭運動。學生的悼念活動在短短數天演變成要求政治改革的運動。到了五月中旬，這場學生運動已經擴展成全國性的群眾運動。在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湧入北京的同時，全國各地爆發了抗議示威，大量工人和市民加入學生的隊伍。五月二十日，政府宣佈戒嚴令，工人市民堵塞道路阻止軍隊進入北京。六月三日晚上，軍隊開火鎮壓示威群眾，武力進入天安門廣場。鎮壓的消息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然而全國性的強力鎮壓造成數以千計的學生、工人和市民犧牲，數以萬計的人被捕。這場壯烈的運動以失敗告終。

革命的先聲

這場長達兩個月的群眾運動，在今天往往被以下那樣曲解。在一方面被中共政權扭曲為反社會主義、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革命暴亂[1]，另一方面主流自由派觀點將其刻劃成一場非暴力的民主運動。然而無論是中共的污衊還是自由派的憶悼，都同樣地掩藏了這場群眾自發運動的革命基礎和可能性。我們借此文章從革命性的觀點重新審視歷史，並找出這段歷史對今天反威權、反資本主義和反父權以及一切君尊結構的鬥爭有何啟示。

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提出「改革開放」，確立了中共今後的統治方針–經濟上逐步資本主義化市場化，政治上則繼續以社會主義為名實行專制統治。經歷十年的國家體制改造，學生與工人對新國家體制的不滿逐漸升温，最後終於爆發成運動。學生向政府提出七條要求[2]，首當其衝針對改革開放所創造的嚴重貪腐問題。面對經濟轉型和企業私有化令知識份子就業困難，學生也要求改善教育制度，改善知識份子待遇。經濟改革失誤、貧富差距擴大，學生提出要對領導人問責並透過民主選舉改選官員。除此以外政府亦需實行新聞自由 ，令民間具有監察政府的能力。而相比起學生和知識份子，工人階級對新體制的批判更激進更徹悟。雖

1 北京市長陳希同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2 各高校學生代表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向中央政府遞交《請願書》，並要求國家領導人接見

然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通貨膨脹、 物價騰飛，工人工資待遇卻停滯不前；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市場化、國有財產私有化、工人下崗等問題漸漸浮現。工人對於政府聲稱改革成功加以抨擊，因為這些政策實際上是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3]。中共統治集團根本就是最大的資本家[4]，過往高舉「工人當家作主」口號的黨早已背叛了工人階級。

今天的中國和八九年相比，不但執政黨派系權力鬥爭陪加嚴重，官僚貪污也腐敗猖獗。貧富懸殊、社會動盪不安，每天發生數以百計的維權事件、罷工和騷亂。圍繞著中共統治集團所組成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機器和民主集中制維護其資本累積；政府對公民社會、勞工運動的打壓不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目前中共統治派系，自二零一五年起推行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其重點就是經濟更進一步地資本主義化，減慢工人工資增長、降低企業對職工醫療養老等保障的責任和削減國有企業職位，透過強化剝削來彌補經濟增長放。其實推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革命份子，確立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兇手就是中共本身。八九年的學生與工人疾呼求變，並迅速地自發組織起來，不只在今天看來具有相當的先見之明，亦為當時發生革命的可能埋下了基礎。

胎死腹中的革命

改革呼聲熱切，北京學生迅速由零散的個別學院和行動小組集合成具有數以十萬計動員能力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學運更是像野火般擴散到全國各地。更關鍵的是，以工人為首的廣大群眾受到學生感染而加入到運動行列。到了五月中旬，這場運動已經演變成動員能力數以百萬計的全國性群眾運動；運動行列甚至包括軍人、警察和基層官員，此時此刻中共的統治根基實際上受到動搖。

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影響力逐漸上升，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意識比學生更為先進。走上街頭的工人早已同時意識到廣泛團結群眾鬥爭的必要性和成立工人自治組織的迫切性，工人不只自發地組織其他工人[5]，更主動接觸學生希望組成全民抗爭的陣線。五月十九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正式宣告成立，主張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運動，號召全國工人組織起工運，並要求政府停止打壓運動否則發動全市總罷工[6]。 五月二十日，政府頒布戒嚴令，調動大量軍隊開入北京和其他城市。以工人為首的人民群眾並未因而退縮，反而以更積極的抵抗來回應。成千上萬的群眾在全國各地佔領道路、架設路障，北京工人組織起「工人敢死隊」阻擋軍隊前進。六月三日傍晚到六月四日清晨，當所謂的「人民子弟兵」將槍口對向市民，坦克碾過學生時，人民群眾拼死一次又一次的架起路障，用石塊、磚頭和汽油彈向戒嚴部隊還擊，又縱火焚毀大量軍車。

武力鎮壓的消息迅即傳遍全國，局勢在六月四日和以後數天進入白熱化狀態。北京市民工人在軍隊屠殺後繼續抗爭；大量軍車被焚毀、新的路障不斷被架起，那些不在街頭活躍也拒絕向戒嚴部隊提供補給。各地成千上萬的普羅大眾義憤填膺，街頭出現了「打倒共產黨」、「絞死鄧小平」等的標語。這是工人取代學生成為抗爭主力的時候。全國大小城市都發生遊行示威、封橋堵路、學生佔領校園和電台並阻礙生產、工人罷工、政府建築被示威者衝擊甚至是廣泛地發生縱火和暴動事件；這是運動最接近演變成革命，中共瀕臨對城市失去控制的時刻。然而各地的學生、工人和市民未能及時整合成一個團結的人民群眾鬥爭陣線 ，零散的罷工潮也沒有充分地擴展和積聚下去，始終未能實現形成全國總罷工。同時地，中共不斷加強其宣傳戰攻勢，軍隊和警察逐步重新控制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局勢。群眾的自發組織亦因此受到鐵腕打擊，每天都有更多的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被捕和犧牲。發生革命的時機日漸渺茫。

---

3 北京市工人聯合會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

4 《一個工人致學生的信》，一九八九年四月

5 青年工人烈士吳向東寫給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工友的信

6 《首都工人宣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籌委會

血與火的教訓

這場浩大的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群眾對抗國家威權和社會階級的歷史性時刻，到了今天這段記憶仍然象徵了廣大人民群眾追求自由與正義的精神。對我們來說，這場運動值得檢視的並非其失於從政權手上談判出一些自由主義改革，而是其敗於將那積聚了的龐大運動動能轉化成一場能完全推翻政權的全面革命。我們要從歷史中學習的重要課題，正是為何這場擁有革命基礎和潛能的自發群眾運動未能成功發展成一場人民趕走專制者、從資本統治階手中自我解放的革命。

運動中人民群眾體現了令人欽佩的自發性、動員力和戰鬥性，但未能及時組成團結鬥爭陣線，學生和知識份子要負上最大責任。這場運動雖然起自學生和知識份子對改革開放的症狀作出批判，但缺乏階級視野令他們忽視政治和經濟暴力的一體兩面。當盡受剝削之苦的工人要從經濟角度出發參與這場民主運動、強調工人是生產的主人，學生的態度起初是冷淡甚至是排拒的–對他們來說這場運動的目標只是純粹的政制民主化，甚至有學生呼籲工人不要影響到國家經濟發展。學生與知識份子未能理解政治自由與階級鬥爭之關係，而沒有對工人的訴求展示團結，也未有積極協助有意識的工人去組織其他工人。因此直到武力鎮壓一刻，工人在運動中的角色都大多只是聲援學生。同樣地，缺乏團結也減低了工人參與運動的意欲並且限制了工人力量在運動中的發揮。

阻礙工人在運動中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另一個難題，卻是中國工人自身的國家意識。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宣稱國家的主人就是工農階級。然而革命四十年後，國家和經濟卻牢牢掌握在統治階層手中。惟當家作主的迷思仍然在工人間根深柢固，工人仍然以建設國家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為己任。縱使廣大工人對改革開放政策有所不滿並感到被背叛，但大部份工人仍不願意放棄生產走上街頭。這種忠於國家的情感阻礙了工人主體意識的萌芽。在武力鎮壓後，工人對國家失望開始大規模的參與抗爭，可見在廣大工人間迅速發生意識轉移也是可能的。工自聯等自發工人組織未有在運動期間深入生產線播下工人自主的種子，也未能將全國各地的工人自發組織連結起來和建立起能承載大規模工運的網絡，是值得反思的錯誤。

當中共武力鎮壓民主運動，北京人民群眾英勇抵抗，上千名工人、學生與市民因此就義，寫下了中國人民群眾自由鬥爭歷史上悲壯的一頁。然而在今天這段歷史卻被主流自由派描繪成一場非暴力抗爭。這種觀點不但掩蓋了一則非常血腥的教訓，也隱藏了他們的非暴力抗爭路線的失敗：人民群眾的鬥爭需要由人民群眾自我武裝起來去保衛 ；當敵人要來毀滅我們所創造的一切時，盲守和平非暴力原則而放棄進行武裝鬥爭的可能性就等同自斷一臂。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強調運動要堅守和平非暴力原則，除了因為不相信國家的軍隊和警察可以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而且更重要是要透過非暴力去彰顯運動的正義，相信殺人政權最終會受到正義的制裁。他們從群眾手上沒收自衛武器，又鼓勵人們把撤退和抗命戒嚴官兵留下的武裝破壞甚至歸還政府。甚至有抗命官兵表示要起義站在人民一邊時也被拒絕。

候德建、劉曉波等人在天安門廣場淪陷前向在場群眾說，運動已經勝利了，因為人民經已覺醒。但人民卻真實地認識到專制者會為了維護其權力而不擇手段；和平非暴力原則沒有帶來自由反而穩固了專制者的統治。二十八年過去，中國人民繼續遭受無情的壓迫和剝削，那些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也選擇對此視而不見–這些國家的資本家都是中國現狀的得益者。正義和解放都只能由人民群眾以自己雙手來實現。只有透過人民的自我武裝，人民群眾才有擊倒奴隸主的手段。

毋忘六四革命精神，以子彈與火焰繼承英烈遺志

從歷史歸結經驗，IRPGF 認為人民群眾的自身解放只能透過革命來實現。我們除了要指出缺乏階級分析的錯誤以及和平非暴力路線的失敗之外，我們更加要批判自由派對歷史的「漂白」。八九年的這場革命之所以胎死腹中，被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甚深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有著莫大責任。在這場運動裡，和平非暴力路線實際上淪為為統治階級疏導人民群眾革命情緒的機制。事實上經常被歌頌為非暴力抗爭勝利的歷史事件，以美國民權運動為例，其實是統治階級在面臨發生革命的危險時所才願意作出讓步。

在當下這場反國家威權、反資本主義以及反任何君尊結構的全球戰爭中，我們將會與世界各地活在國家威權下的民眾、受資本家壓榨的工人、受父權壓迫的女性、被排外主義攻擊的移民與難民、 家園遭受侵略的原住民、被民族國家迫至流離失所的族群、遭社會邊緣化和國家摧殘的 LGBTQ 群體以及任何因膚色、宗教、文化或其他原因而受壓迫的群落組成一個共同鬥爭陣線。作為革命集體，我們以在全世界散播和保衛社會革命為己任，消除國家、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等一切阻礙團結的所有社會建構。作為武裝集體，我們要與所有受壓迫、被剝削和面對滅絕的人站在同一陣線，抵抗殺人暴政、帝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的勢力。

今天的中國，在內對擁有獨特身份、語言和歷史的族群施行殖民統治，在外對第三世界實行帝國主義擴張 ；統治階級權力鬥爭極為劇烈、貪腐日益嚴重，剝削與暴力成為常態，有關工人權益、土地正義和環境保護等抗爭不斷加劇。我們認為中國將會成為這場全球戰爭的其中一個主要戰場；當那一天來臨，IRPGF 將會與中國的人民群眾和所有受壓迫的群落站在同一陣線，團結奮戰直至勝利一刻。我們相信萬人高唱國際歌的聲音會再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響起。[7]

六四人民先烈永垂不朽！
以子彈和火延續革命精神！
人民自主水平組織萬歲！人民自我武裝萬歲！人民革命萬歲！



國際革命人民游擊隊
IRPGF

---

7 文章參考資料：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香港工會教育中心《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 1989》、吳仁華《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蔡淑芳《我的六四見證》